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

野客叢書卷第十四

長洲王林

王珪母妻識見

新唐書載王珪始隱居時與房杜善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闖大驚敕具酒食盡歡終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杜子美送重表姪王珪詩曰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寡人散後入怪鬢髮

野客叢書卷十四

一

黃周靜

空吁嗟爲之久自陳剪髻鬟鬻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夫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有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傳不朽杜詩所載如是之詳觀詩言房杜來沽酒留飲之意似與傳文同然此是珪妻杜氏非關母李氏事前輩往往疑之終莫能辨或以爲傳誤僕謂觀者正不必深泥要當兼考於理爲得傳言母李

而詩言妻杜有以知婦姑皆賢其高識遠見甚非常人所能及者母見房杜則謂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妻見太宗則謂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其事甚異詩傳互相發明皆可爲據也趙次公曰虬髯十八九謂太宗又曰有虬髯公傳僕謂引虬髯公傳誤矣此非太宗乃李靖所遇之人張三郎者所謂虬髯公者亦偉人見隋室不靖亦欲規圖基業太宗既出見其英武爲不可及於是過海自立爲扶餘國王其事甚明見太平廣記此事甚與陳希夷返華陰山意同

賈島事衆說不同

野客叢書卷十

二

黃司登

新唐書載賈島初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詰之久乃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唐遺史載賈島初赴舉在京一日在驢上得句云云引手作推敲之勢時韓退之爲京兆尹車騎方出島不覺行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道所得詩句退之遂竝轡歸爲布衣交後累舉不第乃爲僧號無本居法乾寺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樓於島案上

取詩卷覽之鳥攘臂奪之曰郎君何會此邪宣宗既去島知亟謝罪乃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晉州司倉卒故程銜以詩悼之有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之句撫言又載賈島太和中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街時秋風正厲黃葉可埽島吟曰落葉滿長安求一聯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因衝京兆尹劉栖楚節被繫一夕釋之又嘗遇武宗於定水精舍島尤肆慢武宗訝之初曰今與一官授長江簿至晉州司倉卒三者所載異同如此新書謂先為浮屠後舉進士遺史謂後因不第乃為僧得僧敲月下門之句衝京尹韓退之節

撫言謂聯落葉滿長安之句衝京尹劉栖楚節新書謂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遺史謂奪詩卷忤宣宗除長江簿撫言又謂肆慢武宗云云其紛紛之論不同如是不可曉僕觀集中載大中八年賜島為長江簿墨制九十四字若是則島出仕於宣宗之時似合遺史之說矣考蘇絳所撰墓志則曰罹飛謗責授長江簿三年秩滿遷晉州司倉會昌癸亥歲終於郡官舍奴未浹旬又轉當州司戶於我何有此正與傳文所載同要當以此為正島歿於武宗之世不應至宣宗之時方仕墨制疑後人所擬以附會遺史之說不

然則太和誤為大中亦未可知

文帝輕信

文帝雖天資仁厚然失於輕信賞罰之命往往出於一時而不加審細所以當時之人卒能救止不至麗於有過之地季布為河東守人或言其賢則召以為御史大夫又或言其使酒則罷歸故郡賈誼通諸家之書廷尉言其能則召以為博士絳灌言其擅權則棄之長沙周勃以大臣之重或者言其反則下廷尉太后言其不反則救出之太倉令或者言其過遽下腐刑緹縈言妾父廉平則恕之孟舒魏尚守雲中皆

野客叢書卷十

四

類

有能稱稍有所聞則下吏削爵一聞田叔馮唐之言遂復其故職至於以口鈍而責上林尉以辯給而遷嗇夫以犯蹕而欲致其死以盜環而欲致之族是皆出於一時之喜怒而賴張廷尉之救止也文帝輕於賞刑往往如此正自其輕信之過向非有以救之能無損於文帝之仁乎

漢人多引逸經

漢人多引逸經之詞漢武元朔詔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元鼎詔曰詩云四牡翼翼呂征不服揚終曰詩云皎皎練絲在所染之張衡曰立功立事式昭德音

注逸詩曰祈招之情愔式昭德音引逸詩者如此鼂錯贊書曰毋爲權首將受其咎王商傳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注逸書之詞蕭何傳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律歷志書曰先其算命蕭望之傳書曰戎狄荒服陳湯傳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主父偃傳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注此周書者本尚書之餘引逸書者如此

取亭館名

東坡見人讀晉書問其間得幾亭名范石湖亦嘗與立之伯父言凡亭館名須於前代文籍中取本朝文

入野客叢書卷十

五

黃周敦

籍要未爲古似不宜取僕謂借如本朝歐公荆公蘇黃諸公以其名重就其詩句取之猶未爲過近時稍有詩聲遂採以爲扁榜甚無謂也大抵名不可過實與其浮誇不若少貶以溫公學術而園曰獨樂堂曰讀書初未嘗誇耀今人率求美名以飾其處不顧己之所安如懸車扁曰見一是也時人好誇不止一端如名寵婢如書桃符皆然桃符書惟天佑于一德八荒開壽域此等語不知常人何以當之僕叔祖嘗以桃符丐唯室先生書先生書曰但願兒孫勤筆墨不妨老子自婆娑此語甚得體

金條脫事

南部新書載大中間上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令溫飛卿續之飛卿以玉條脫應之宣宗令以甲科處之爲令狐綯所沮除方城尉綯嘗問其事於飛卿曰出南華真經非僻書也冀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後飛卿詩有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北夢瑣言謂南華真經無玉條脫事不知當時何所據也僕謂真誥玉條脫事正在第一篇中謂華陽第一篇可也豈南華第二篇邪然考飛卿集有題李羽故里一詩尾句曰終知此恨銷難盡孤負華陽第一篇無悔讀

野客叢書卷五

六

黃周賢

南華第二篇之句得非別詩乎此事數處所載率有異同盧氏新記又曰唐文宗一日問宰臣古詩輕衫襯條脫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卽今之腕釧安妃有金條脫是臂飾也北夢瑣言又謂宣宗嘗有金步搖未能對求進士對之溫庭筠以玉條脫續之帝賞焉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丞相令狐綯假其修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告於人由是疎之溫亦有言中書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宣宗微行過於逆旅溫不識帝詰之曰公非長史乎曰非也謫爲方城尉流落至死撫言又謂庭筠與執政有惡奏其攪擾場屋

黜為方城尉說者不一如此

杜荀鶴羅隱詩

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者惟杜荀鶴羅隱為多杜荀鶴詩如曰祗恐為僧僧不了為僧得了盡輸僧口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曰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灰前閒曰世間多少能言客誰是無愁行睡人曰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曰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如羅隱詩如曰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曰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曰能消造化幾多力不受陽和一點塵曰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曰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曰明年更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休今人多引此語往往不知誰作

古文尚書

遊齋閒覽曰春秋襄公六年楚殺令尹子辛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乎不刑因舉虞書成允成功為證又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傳引官占惟先敵志昆命于元龜此皆大禹謨之文杜預注曰逸書也是未嘗讀古

文尚書耳僕謂當是之時古文尚書未出而預之所引非今之本是以不同如國語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湯誓曰余一人有臯無以萬夫韋昭注皆曰今書無此文其散亡乎又引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民可近不可下如此等語甚多韋昭皆注以為逸書按今尚書數處本文具存初未嘗散失也非特國語為然又如禮記引君陳此謀此猷惟我后之德泰誓予克受惟朕文考無罪鄭氏注亦以為無此文不知此文元在杜預之見正與韋昭鄭玄同皆以本文為逸詞非不讀古文尚書蓋古文尚書未行於時故爾且預所見不獨是也如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慎始敬終終以不困臯陶萬種德念茲在茲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如此等語預皆注為逸書又如穆叔舉泰誓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預注謂今尚書無此文諸儒疑之按諸語具存今尚書中聖有謨訓作聖有謨勳注謂聖哲有謀功者此一字與今不同

金叵羅

漫錄曰東坡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案北史祖珽盜神武金叵羅蓋酒器也韓子蒼詩亦

曰勸我春風金叵羅僕謂金叵羅入詩中用已見李太白矣不但蘇韓二公也雖知金叵羅爲酒器然觀祖珽盜金叵羅置髻上髻上豈可以置酒器乎黃朝英亦有是疑

奚斯頌魯

顏師古作正俗引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造此廟而王延壽靈光殿賦不當云奚斯頌僖此說是矣不知其失不自延壽始自班固始也觀兩都賦序曰臯陶歌虞奚斯頌魯知此語舊矣案魯頌子夏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

野客叢書卷古

九

黃岡堂

史克作頌闕宮卒章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萇注曰大夫公子奚斯者是廟也鄭箋曰奚斯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知史克作頌奚斯作廟矣班固乃以魯頌爲奚斯所作豈非誤邪賈氏羣經音辨謂班氏將見前世傳詩學者或有異說與僕觀李善文選注曰韓詩魯頌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乃知此語有自宋鮑昭河清頌亦曰藻被歌頌則奚斯之徒

衆口鑠金

屈原九章曰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補引
鄒陽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之語在後豈應引證不知
在楚人之前嘗有此語矣觀鄧析子曰古人有言衆
口鑠金三人成虎鄧析春秋魯定公時人鄧謂古人
有言則此語又見於鄧之先矣補引漢人語是未見
鄧析子書耳且在鄒陽之前張儀亦嘗有此語其後
李善注文選鄒陽語引國語伶州鳩衆心成城衆口
鑠金要未爲廣論衡曰衆口鑠金者在五行二曰火
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

櫻桃無香

野客叢書卷十

十

附詳

漁隱曰退之櫻桃詩曰香隨翠籠擎初重色映銀盤
瀉未停櫻桃無香退之言香亦是語病僕謂凡麗於
土而被雨露之發育者皆有香香者氣也謂草無香
則曰風吹花草香謂竹無香則曰風吹細細香豈可
謂櫻桃無香哉漁隱不參物理但謂芬馥者爲香而
不知物之觸於鼻觀者非香而何

天開圖畫記

朝應期作真州天開圖畫樓記曰公試爲我矯首而
望江都宅其東牙檣錦纜還有隋煬帝之遺蹟可鑒
乎瓜步控其西金戈鐵馬還有魏太武退師之故道

可襲乎南則建業孫仲謀拔刀斫案之怒今尚可激乎北則臨淮南齊雲抽矢射浮屠之恨今尚可償乎此意出於汪彥章京口月觀記米南宮壯觀亭記月觀記曰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鷓夷子皮之所從遜也其西曰瓜步魏太武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也江中之流則祖豫州之所擊節而誓也壯觀亭記曰嘗試與客指天末之疊巘望林表之平陸曰此吳蜀之所爭也此六朝之所都也此曹孟德劉玄德之所摧敗奔北而陸遜周瑜之所得志而長驅也此梁武之所不能有而

入野客叢書卷而

十一

何并

侯景之所陸梁而睚眦也此孫皓陳叔寶窮侈極麗惟日不足而今日之荒墟也漁隱謂東坡超然臺記其略云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其東則廬山秦入盧敖之所從遜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此語本祖習鑿齒書意其後月觀記等從而效之習書曰吾來襄陽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春城邑懷羊公之風

端午

容齋隨筆曰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僕觀續世說齊映爲江西觀察使因德宗誕日端午爲銀餅高八尺以獻是亦有端午之說

承准字

今吏文用承准字合書準說者謂因寇公當國人避其諱遂去十字只書准僕考魏晉石本吏文多書此

野客叢書卷四

三

阿祥

承准字又觀秦漢間書與夫隸刻平準多作准知此體古矣干祿書廣韻注謂准俗準字旣古有是體不可謂俗書要皆通用石林燕語言京師舊有平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蔡魯公爲相以其父名準改爲平貨務僕謂平準字自古以來更革不一觀宋曹年準令避順帝諱改曰染署其他言準字處所避可知

徐忻詩

西清詩話徐忻作詩有唐人風氣有詩曰劒去池空一水寒游人到此凭闌千年來是事消磨盡只有青山好靜看僕記得一雜說謂一婦人能詩舉其一絕

徐
未聯云年來萬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語工於

野客叢書卷十四

三

黃周賢

杭州圖書館

野客叢書卷第十四

長洲吳曜書
黃周賢等刻

野客叢書卷第十五

長洲王楸

富公奉使語

漫錄曰東坡撰富鄭公神道碑載公奉使語曰北虜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旤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予按唐鄭元璠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旤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皆入將士在可汗一無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幣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頡利

野客叢書卷十五

卷十五

納其言乃知鄭公之言出於元璠僕謂東坡固嘗言之矣鄭公此言正祖嚴安論狗西南夷之議漫錄未之聞邪自嚴安爲是說後三國志陸抗亦嘗用此意諫吳主矣時師旅仍動百姓疲敝抗疏曰諸將狗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元璠又祖其意晉顧雍所言亦是此意非特抗也

逍遙谿愚谿

王建逍遙谿亭詩曰逍遙公在此徘徊帝改谿名起

石臺車馬到春常借問子孫因選暫歸來稀疎野樹
人移折零落蕉花雨打開無主青山何所直賣供官
稅不如灰劉禹錫傷愚谿詩序曰柳子厚歿三年有
僧來告曰愚谿無復曩時矣悲不自勝遂爲七言以
寄恨曰草聖數行留壞壁木奴千樹屬鄰家惟見里
門通德榜殘陽寂寞出樵車僕觀二詩深有感焉當
逍遙公隆盛之日太官載酒奉常抱樂鑾輿翟禕增
賁泉谷見誇於諸公者不一韋公去此才數世耳向
者逍遙之地至於賁供官稅不如灰當子厚無恙之
日所游愚谿皆一時名士而子厚物故未久乃至殘
陽寂寞出樵車是何墮廢一至此觀此二事重使
人惻然前人基緒後人鮮克保持一欲委曲爲計有
不可得李衛公平泉山居戒子孫上鬻平泉者非吾
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士也諄戒非
不切至然平泉怪石名品幾爲洛陽大族有力者取
去嗚呼茲豈告戒所及哉

握髮等事

今言吐哺握髮必歸之周公如李瀚蒙求所載是也
不知先此大禹蓋嘗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髮矣
事見淮南子今言持竿誦經不知雨之流麥必稱高

鳳不知先此朱買臣蓋嘗孜孜修學不覺雨之漂粟
矣事見鄒子前漢書載韓信微時從漂母乞食不知
先此伍子胥微時蓋嘗從擊綿女子乞食矣事見吳
越春秋此三事皆在前世罕傳焉

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

孟子題辭曰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名軻字則
未聞也前漢志顏師古注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而
此志無字只曰孟字未詳其所得僕謂孟子之字見
於孔叢子夫豈未之見邪因知古人名字隱而不彰
者何可勝數往往見於傳注碑刻雜說姑表一二出

入野叢書卷五

三

宋侯

之楚狂接輿姓陸名通伯樂姓孫名陽許由字仲武
竝見莊子釋文伯夷姓墨名智字公達叔齊名亢字
公信夷齊乃謚也見論語注臯陶字廷堅見左傳孔
安國字子國見孔叢子漢高祖父太公名熒字執嘉
見皇甫謐帝王世紀高祖兄仲名喜曹參字敞伯漢
申公名培見史記逢蒙之弟名鴻超楊朱之弟名布
見列子鄭子真名樸叔孫通名何見楚漢春秋項伯
名纏字伯見漢書注楊王孫名貴見西京雜記陳仲
子字子終見高士傳商山四皓園公姓園名秉字宣
明見陳留志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見崔氏譜箕

子名餘胥見司馬彪注易牙名垂字易牙見孔穎達
左氏疏伏生名勝字子賤叔敖名饒字叔敖並見碑
彭祖姓錢名鏗見姓苑錢音剪見論語竊比老彭疏
胡如村乃作賤字用千姓編亦然非也

行狀不宣等語

漫錄謂文選楊脩答臨淄侯牋末曰造次不能宣備
書尾用不宣語起此僕觀漢高祖初定天下諸侯王
上疏云云末云大王功德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
此正不宣語之所從出也又謂自唐以來爲墓志必
先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有行狀如梁江淹之作是
也僕觀吳志周條等甄別行狀上疏云云此行狀之
名所由始也

設法

今用女倡賣酒名曰設法或者謂漢晉未聞僕謂此
卽卓文君當壚之意晉人阮氏醉臥酒壚婦人側司
馬道子於園內爲酒壚列肆使姬人酤鬻酒肴是矣
賤庶出之子

自古賤庶出之子王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孝武曰
崔道固如此豈可以偏庶侮之顏氏家訓曰江左不
諱庶孽河北鄙於側出江左喪室之後多以妾媵主

家事河北必須重娶至於三四母至唐而此風猶存
觀褚遂良請千牛不薦嫡庶表曰永嘉以來王塗不
競在於河北風俗乖亂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降
及隋代斯流遂遠獨孤后禁庶子不得近侍聖朝深
革前弊人以才進不論嫡庶於今二紀今日薦千牛
舍人仍此為制禮所未安觀此可以見漢晉以來重
嫡而輕庶矣竊又考之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
至毋卹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對
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於是母卹為世子知此意
自古而然

泰夫人

野客叢書卷五

五

姚舜卿

漢碑有書太夫人為泰夫人或者以為異僕謂漢人
多書太為泰如前漢書泰平泰一泰甚之類是也范
曄遜家諱故後漢書皆書泰為太如郭泰鄭泰為郭
太鄭太是也漢碑所以書泰夫人近有好用古字者
書是非為氏飛而或者笑之僕謂此固好奇不可謂
無所本古人書字率多借用蓋嘗考之漢書以頒示
字書視看字如視其節儉是也荀子以視看字書是
否字如其庭可搏瓦是也漢志以是否字書氏族
字如至玄孫氏為莊王是也書非字為飛者如漢碑

所謂飛陶唐其若是乎此氏飛字之所據也

螟蛉

今呼非所生之子為螟蛉觀南史宋明帝負螟之慶
言廢帝非所生也北史胡叟養子字螟蛉又觀董仲
舒斷甲無子養非所生引詩螟蛉有子蜾蠃負之之
義知此說尚矣

禁中起居注

葛洪引漢禁中起居注驗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
云知漢起居注在宮為女史之職自魏晉以來起居
注皆近侍之人所錄不復女職矣今考隋書經籍志

野叢書卷十五

六

經籍

自漢獻帝以來至隋開皇間所謂起居注凡有四十
四部隋志謂晉時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
起居注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周官內
史掌王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又謂禁中
起居注零落不可復知觀葛洪所引則知尚存於晉
至隋始亡

唐時揚州通州

唐時揚州為盛通州為惡當時有揚一益二之語十
里珠簾二十四橋風月其氣象可知張祜詩曰十里
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有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歎禪

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曰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是承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曰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明月在揚州其盛如此通州不然白樂天詩曰通州海內恓惶地司馬人間冗長官元微之詩曰折君災難是通州又曰黃泉便是通州郡其不美如此一謂神仙一謂黃泉相去霄壤矣

千秋一日九遷

文選任彥昇表曰雖千秋一日九遷荀爽十旬遠至李善注曰東觀漢記謂車丞相自高寢郎一月九遷

入野叢書卷五

七

姚舜卿

為丞相日當為月字之誤也僕謂李善注此未為盡善考漢書高寢郎田千秋訟太子寃武帝立拜為大鴻臚師古注立拜者立見而即拜之言不移時也謂千秋因此一言頃刻之間自高寢郎超遷九級至大鴻臚非謂一日之間九次遷除也謂之一日正不為失李善誤認此意乃以一月九遷為丞相又案漢書千秋為大鴻臚數月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漢史謂千秋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益以此也則知千秋為相封侯乃在鴻臚數月之後所謂旬月者十月也豈一月九遷為丞相哉善蓋

引東觀記之謬耳

蕭何留守

漫錄曰留守字案漢外戚傳戚夫人從上之關東呂后常留守高承事物紀原乃言留守始唐非也僕謂漢高祖出征留蕭何守關中此正留守本意後之所謂留守者正祖此爾呂后婦人豈所當據其後如鼂錯請居守光武以寇恂守河內晉惠帝幸長安荀藩在洛陽留臺承制隋煬帝幸遼東命樊子蓋東都留守似此不一高承事物紀原謂留守起於唐何其太鹵莽邪推而上之則又出於石祁子守之意後觀史記越世家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惟太子留守知此意又遠矣

歸去來辭語

漫錄曰淵明歸去來辭云臨清流而賦詩蓋用嵇康琴賦中語僕謂淵明胸次度越一世其文章率意而成不應規倣前人之語其間意到處不無與古人暗合非有意用其語也儻如漫錄所言則風飄飄而吹衣出於曹孟德泉涓涓而始流出於潘安仁此類不一何獨用嵇康之語哉

人生何須

南史張緒謂柳世隆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
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
才也不如一經裴昭明歷郡清勤不事儲畜常謂人
曰一身之外復何須乎子孫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
立不如一經二說出於齊勉

衙牙二字

漫錄曰孔氏雜說牙者旗也太守出則有門旗遺法
也後遂以牙爲衙或以舍廨爲衙唐韻曰衙府也是
亦譌耳案語林近代通謂府廷爲公衙字本作牙譌
爲衙大司馬掌武備猛獸以牙爲衛故軍前大旗謂

入野客叢書卷五

九

衙字

之牙旗南史侯景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
牙門始見於此續釋常談又引北史宋世良在郡牙
門虛寂爲牙門所自僕謂皆未也牙門已見後漢觀
鄒義到公孫瓚營拔其牙門三國魏文帝置牙門將
晉陸機襲父爵爲牙門將案後漢汪真人水鏡經凡
軍出立牙必令堅完若折將軍不利是以古兵法擇
吉日祭牙後漢滕輔晉袁宏顧愷之宋王誕皆有祭
牙文吳胡綜有大牙賦皆謂武備之意而牙衙之說
信矣謂譌牙爲衙恐未必然疑牙衙二字古者通用
不然宋世良牙門虛寂北齊書何以書衙

奏記禮重

兩漢博文謂前書鄭躬奏記於蕭望之奏記自躬始也僕觀隸釋秦漢以來有此奏記僕不暇遠考在前漢時丙吉奏記霍光李尋奏記程方進非特鄭躬而已考丙吉在鄭躬之前不可謂自躬始也奏記之體在東漢之時其禮甚重觀孔子廟碑魯相奏記司徒司空府首具年月日魯相某等叩頭死罪敢言云云中又云叩頭死罪謹案某人云末云某皇恐叩頭死罪上司空府凡一記三用叩頭死罪而其間連言叩頭連言死罪宛類表章之體第不稱臣耳有以見當時上下官守甚嚴

八野客叢書卷五

十

雜辭類

致仕官祿

石林謂東漢鄭均致仕章帝賜尚書祿終身時號白衣尚書則知漢致仕無祿也唐制亦然時亦有特給者僕謂漢唐致仕者亦皆有祿據通典謂漢制凡吏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不可謂漢致仕無祿也又觀唐令諸職事官年七十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給半祿又致仕官建中五年敕所請半祿料從敕出日於本貫及寄居處州府支

給

雌霓

沈約製郊居賦其間曰駕雌霓之連蜺泛大江之悠
永出示王筠筠讀雌霓爲雌鳴約喜謂曰霓字惟恐
人讀作平聲司馬溫公謂非霓字不可讀爲平聲也
蓋約賦協側聲故爾僕考之雌霓二字東方朔七諫
中已嘗用之矣張衡七辯亦曰建雌霓以爲旗

曾子之書

曩時國學出高明光大在加意論而一時士子說光
大之意此董仲舒引曾子之語不知曾子之書乃高
明廣大非光大也加之至而已非加之意也此雖據

仲舒之所舉要以曾子之書爲正仲舒又謂積善在
身猶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曾子則曰與君子游如
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曾子又曰與其奢也寧儉與
其倨也寧拘曰巧言令色雖少行而篤難於仁矣此
語與今論語微異又如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所
謂良賈深藏若虛所謂與君子游如入芝蘭之室久
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如入鮑魚之肆久而
不聞則與之化矣皆見曾子之書諸書所引蓋本於
此

臺笠緇撮

毛詩臺笠緇撮傳謂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緇撮
緇布冠也鄭箋謂臺夫須也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
故謝玄暉詩曰臺笠聚東菑注臺禦日笠禦雨是以
為二事蓋本毛之說魏信陵詩曰臺笠冒山雨渚田
耕荇花以臺笠對渚田是以為一事蓋祖鄭之說二
詩皆有據依考孔穎達正義臺可為笠則一也傳分
之者笠本禦暑而良耜曰其笠伊糾因可禦雨故傳
分之以充二事則知毛之見如此

不可為已甚

君子之治小人不可為已甚擊之不已其報必酷僕
因觀北史神龜之間張仲瑀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
使預清品一時武人攘袂扼腕至無所泄其憤於是
羽林武賁幾千人至尚書省詬罵直造仲瑀之第屠
滅其家羣小悉投火中及得尸體不復辨識惟以髻
中小釵為驗其受禍如此之毒事勢相激乃至於此
為可傷也莊子謂刻核太過則不肖之心應之今人
徒知銳於攻擊逞一時之快而識者固深懼之

酒分聖賢

皇甫嵩作醉鄉日月有曰凡酒以色清味重而甜者
為聖色濁如金而味醇且苦者為賢色黑而酸醜者

爲愚以家醪糲觴醉人者爲君子以家醪黍觴醉人者爲中庸以菘醪麥觴醉人者爲小人其說雖不同然以酒分聖賢者其意祖魏人庾語所謂清者爲聖濁者爲賢之說然又考之魏人之說又有所自鄒陽賦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醜清者聖明濁者頑駮僕嘗評之酒之清者爲聖可也若與濁者爲賢何哉當爲頑愚魏人庾語與夫醉鄉日月其說有疵不若鄒陽之語爲善也魏略以白酒爲賢

◎ 杭州圖書館

122

杭州圖書館